

歌德自傳

歌德著 思慕譯

928
Bx7
127

書店發行

歌 德 自 傳

著 德 歌
譯 慕 思

行 發 店 書 活 生 海 上

月 二 十 年 五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歌 德 自 傳

每冊實價國幣壹圓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
著
者

G o e t t e

譯
者

思
慕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月 初 版

譯者序

現在離歌德逝世百年祭轉眼又四年了，那時世界——特別是國社黨將要抬頭的德國和社會主義的蘇聯——紀念歌德的熱烈，讀者想還記得。譯者不在那時湊熱鬧，而在歌德崇拜的狂熱已漸冷去的時候，把歌德自傳譯出來，誠然有點明日黃花之感，不過，這個偉大的詩人的價值不是百年的，而是千萬年的，不朽的，而且他的真價不斷爲人重新估價，重新認識。在歌德自己著作的譯本和關於歌德的文獻兩方面均極貧乏的中國，把歌德的作品而同時又可供重新認識歌德之助的「詩與真實」介紹到中國來，也是無意義的吧。

誠然，世界上研究歌德的書籍論文，真是「汗牛充棟」，自百年忌以來，又不知添了多少。可是像那些「歌德的牙齒」「歌德時代的眼鏡」(註)一類的術學的瑣屑的研究，固不必說，無數的資產階級的歌德研究和批判者中能夠認識歌德的真價的真不多見。有些側重女人對於歌德的影響，有些把歌德神祕

(註)前一文爲柏林大學某講師之作，後一文出自 A. v. Plügg 之手，載於“Deutscher Almanach” 1932。

化，奉之爲超越時代的天才，不是故意歪曲，便是搔不着癢處。例如 L. Farnoux-Reinand 在“L'Order”雜誌（一九三二年三月廿二日）曾說：「如不考究婦人對於歌德的影響，歌德的研究便不可能。」又如一九三二年夏死去之神祕主義的精神現象學的文學理論家 F. Gundolf 教授，認歌德爲「自我」思想的告知者，「不依繫於何物，自己完成自己，與爲時間所制限的存在沒有關係，與目的也無關係的自律的人格，」更是極神祕之至。

國社黨之也利用歌德來做他們的宣傳的工具，自不待說。例如在死後百年紀念時，國社黨的機關報“Völkische” Beobachter” 宣稱歌德爲「我們德意志人，」所走的方向跟國家社會主義黨的一樣。他們的理論家 Rosenburg 更謂歌德爲希特勒蒂森之流的先驅者，在浮士德裏高喊着獨占。

事實上，歌德確是偉大的天才，但決不是超越時代的天才。歌德的戀愛的生活誠然是豐富多趣的，但是給予他以決定的影響的決不是婦女。從某一方面來說，歌德是反動的，但他的反動性與德國今日的國社黨不同，而且在某一方面是比较後者前進得多。卡爾也稱歌德爲「最偉大的德意志人，」而又說：

「歌德有時偉大，有時狹小，有時是反抗的，嘲笑的，輕蔑世間的天才，有時却是謹慎的滿足的狹量之俗物。」

歌德的這種二重性，正證明這個偉大的天才是爲他當時的社會的政治的條件所制約。歌德生當十八世紀的後半期和十九世紀的初期，法國的啓蒙思想已波及歐洲，但是後進的德國還未見革命的有力的布喬亞兀的存在。歌德的生地是舊商業城市的佛蘭福克城，家世由商人而進爲貴族，他自己後來且充當威瑪爾的樞密顧問官。因爲這種關係，他一方面，表現出與同時代的詩人（如席勒）不同，他具有積極性，注重實踐生活以至帶有汎神論，素樸的唯物論的傾向，而且對於當時的社會的因襲的虛僞的生活樣式也取挑戰的態度。可是，在他方面，胆小的市井商人，門閥子弟和支配階級的根性也在歌德的作品中反映出來。例如他反對急進的法國革命，而主張進化；對於封建的絕對主義的秩序雖然從兩三側面反對，但對於偉大的歷史運動却懷恐怖，後來在威瑪爾時代且醉心於宮廷的極微小的快樂。

不過，文學批判者之抉出歌德的世界觀的這種矛盾，不是對歌德個人有所苛求，而只是想從當時的社會關係中來認識真正的歌德，使後之承襲文學遺產者，拋棄這天才詩人的俗物的狹小的方面，而發揚光大他的偉大前進的方面。而且，歌德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而同時又是一個世界主義者，對於猶太民族也具同情，他雖與封建社會妥協，但對於中世的專制，腐敗，却加以攻擊和嘲笑。所以大體上來說，歌德終不失爲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前衛的意識的代表，不特與反猶太主義，毀滅文化，復返於中世的野蠻的國

社黨不能同日而語，而且是他們的諷刺。

欲認識真正的歌德，只有從新的社會科學的觀點，把歌德的時代的社會關係，以及他的一生和全部著作加以精密的研究才成。但是歌德自傳之大足以爲這種目的之助，是不容否認的。也許有人說，歌德自傳是詩人在老年（五十九歲）回憶之作，而且只敘到威瑪爾時代（二十七歲）以前的事，沒有別人替他作的傳那樣的客觀和完備。不知在時代和社會關係上來描寫自己正是歌德自傳可以自負的地方（見原序）。事實上在自傳中，藉着對於他的家庭，朋友，城市，宮廷，以及各種人物的詳盡生動的描寫，整個的歌德也像烘雲托月那樣活現出來。他所寫的縱只及於他一生的早年期，但恰是他的世界觀形成的時期。他的二重性已在那時具有。例如在自傳中我們看見他一方面同情於職工，以至反抗市政府的叛徒，暴露當時封建貴族的種種腐敗和虛僞，但他方面對於封建盛時的光榮猶有餘戀；我們又看見一方面他的宗教是一種自然的崇拜，對於神的公平，甚至懷疑，但是他方面又稱道重儀式的天主教而薄新教。凡此種種都是他生當的過渡時代的特徵。正如他自己在序文中所說的，時代給予時代的人的影響極大，早生十年，或遲生十年，便全然不同，假如歌德遲生二三十年，歌德的思想恐怕更前進和澈底一點吧。

以文學上的價值論，「詩與真實」也是值得稱道的。歌德的寫實主義的觀察方法和描寫的手腕在

本書裏也頗充分地表現出來。而且文筆變化多趣。有時議論風生。有時娓娓如兒女細語。有時插入戲劇性的場面。關於他的戀愛故事的記敘。又饒有牧歌的意味。所以。本書在風格上。雖與盧騷懺悔錄異趣。但同樣可作爲文學作品來欣賞。

最後。關於本書的翻譯。還有幾句話要說。歌德的作品本不易譯。散文雖比詩好一點。但以他在自傳中無所不談的緣故。有好些典故史實。人物。書名便不容易考證出來。譯者之從事本書的迻譯。除根據德文原本之外。復參考英日譯本及其他歌德傳記。力求暢達。并盡可能將重要之書名。地名。人名等加註。但以淺學之故。錯誤之處自所不免。譯者敬以萬分的誠意等待着國內讀者的指正。

一九三六年七月廿四日

自序

「不受懲戒者也就是不可教育者。」（希臘格言）

本書或者比別的書更有序言的必要，這兒有一篇朋友的信可以當作序文，我這本老是欲寫還休的著作，就是爲這封信所促成的。

「親愛的朋友，我們現在已把您的詩集十二卷集起來，我們讀過一遍時發覺其中有許多我們已知的事，許多不知的事，更有許多我們忘掉的事，籍着這個集子而重新憶起。我們不由得將這十二冊一樣裝訂的書看做一個全體，并想從其中構成一幅作者與其才能的畫圖。可是，我們不能否認，比起作者開始著作家生活時的蓬勃之氣和以後經過的悠長的歲月，區區十二冊書確像是太少了。以各個作品論，牠們之大抵爲特殊的故事所促起，外來的特殊的事象以及作者自己在內部生活上所達到的教養階段之顯現其中，以至某一種的道德原則，審美原則和信念之以時支配各作品，也同樣不容否認。不過，以全體論，這些作品總是缺乏聯絡；甚至我們常常差不多不相信牠們是同出一個作家之手。」

「在其間，您的朋友們曾不斷地研究，既較熟知您的生活和思想的狀態，便力圖猜解關於您的許多的謎，和闡明許多的問題。以他們一向對您的愛慕和歷年已久的友誼之助，他們甚至覺得所發見的難點是有一點異趣。可是如果有人，在您的全集中各處加以闡明，那當然是我們所歡迎的事情，對於我們這種友情的旨趣，您當不會靳而不予以這種利便吧。」

那麼，我們請求您的第一樁事，就是請您把您的新版，照着內部關係編排的詩集，按着年代的順序表明，以及請您把構成牠們的資料的生活狀態，心意狀態，影響您的前人的模範，以至您所奉的理論的原則，頗有系統地對我們說明。倘若您不辭煩勞為您的所親交的少數人作這樣的說明，牠也許會給予多數人以興味和利益。本來，著作家到了高年，不應放棄與傾慕自己的人們也從遠處談話的權利；而且，不是任何作家都可以繼續撰寫風靡一時出人意表的傑作；但是像您那樣的年紀，恰是知識更加圓滿，意識更加明澄的時候，如果將您的著作發表過的東西再度當作材料來處理，施以最終的加工，這便是一樁非常有趣，和重使生氣盎然的事，而從前受您這位藝術家直接間接陶冶的人，便因這本書而再受您的教養上的感化了。」

這種友情的願望即引動我順從牠的興趣。因為，在我們年青的時候，我們熱烈地各自走自己的路，為

避免迷誤起見，悍然拒絕他人的要求，可是到了晚年期，如果有可以刺激任何同情的事，或爲友情所促而作新的活動，那是求之不得的了。我因此馬上從事準備的工作，把全集十二卷所包含的大小作品挑選出來，和按着年月排列。我力圖瞭然於我撰作牠們的時日和境況。不過我不久就覺得這事的困難出乎預期之外，因爲已發表的著作間有許多的罅隙，如要填補，便要詳細的報告和說明。首先，在我的集子中，我最初習作的東西完全沒有，許多開頭寫而不完成的東西也不存；甚至有許多完成的作品初時所具的外形也完全消失了，這因爲後來全然改作，以另一模型鑄出來之故。此外，我怎樣致力於科學和文學以外的藝術，我怎樣在這些像是陌生的專門學術中，獨自或與友人合作，一部分暗地裏研究，一部分公開地將研究的結果發表，我也要回想一下。

爲滿足對我好意的人們起見，我決心將這一切逐漸插入書裏去；可是這種努力和觀察，次第把我引到更廣更遠的方面去。因爲，當我爲應讀者的很有正當理由的要求，想將內心的激動，外來的影響以及自己置身的理論的和實際的階段，順序加以敘述時，我便從自己的狹小的私生活投入廣大的世界中；直接間接感化我的千百非凡的人物便呈現出來，甚至那對我以及一切同時代的人有巨大影響的一般政治情勢的重大的推移，也不得不加以特殊的注意。這就是說，把人與其時代的關係說明，指出他的環境阻撓

他到甚麼程度，掖助他又到甚麼地步，他怎樣從其中形成他自己的世界觀和人間觀，以及在現身爲藝術家，詩人或著作家的場合，怎樣再把牠們向外反映出來，似乎就是傳記的主要的任命。可是這種要求差不多不能達到，爲達到牠，個人就要認識自己和認識他的時代，知道他自己在一切情形之下，還是同一的個人，到甚麼程度，以及知道把願意者和不願意者一樣挾而運行，決定其傾向和予以教養的時代是怎麼樣。事實上，時代給予當時的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我們真可以說，一個人只要早生十年或遲生十年，從他自己的教養和外面的活動看來，便成爲全然另一個人了。

這本自傳實是依着這個方法，基於這樣的觀察和嘗試，從這樣的回憶和熟慮而寫出來的。這書也只有從牠的緣起的這樣的見地才能最善地欣賞和利用以及最公正地批判，此外關於其他的地方，特別是關於一半詩的，一半故事的體裁要說的話，在一路敘述下去時，總有幾次適當的機會說出來吧。

目錄

第一卷	一
第二卷	四
第三卷	八
第四卷	一三
第五卷	一七
第六卷	二一
第七卷	二六
第八卷	三一
第九卷	三五
第十卷	四〇

第一卷

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午，時鐘剛打十二下，我在梅茵河畔的佛郎克福城（Frankfurt am Main）誕生出來。我生時的星辰的位置是吉利的：太陽位在處女座內，正達到天頂；木星和金星和善地凝視着她（太陽），水星也不忌剋，木星和火星取不相關的態度，只有那時剛團圓的月，因為正交他的星時，衝犯的力量格外顯得利害。他（月）因此妨阻我的誕生，到了這個時辰過了，我才能呱呱墮地。

這些好的朕兆——後來占星者們的推算認為很有造於我——也許就是我能長養的原因：因為收生姥姥的不熟練，我生出來就失了口，經過多方設法，我才獲見光輝。這種情形雖然使我家入很費手脚，但結果却有利於我的同鄉，因為我的外祖父——市長約翰·烏爾夫更·忒斯陀爾（Johann Wolfgang Textor）由此就僱用一個產科師，灌輸助產的知識或把牠重新講求起來：所以，後來出生的小孩會有許多得到好處。

當我們想回憶在幼年的遭遇的時候，我們往往會把我們從他人聽得來的，跟我們確鑿地由親自體

驗所得的混在一起。我因不想把這個考究清楚，本來這種考究也得不到甚麼。我自己覺得我們是住在
一所舊房子裏頭，這所房子本來是由兩所破爛不堪的房子構成。一道高聳的梯子通上幾間東一所西一所
的屋子裏，而這些屋子彼此高低不一却靠臺階聯貫起來了。在我們孩子們——我的一個妹妹和我——
看來，下層的寬落的前廊是最好的所在，那裏的門旁邊有一個寬大的木窗格子，從那兒我們可以直接與
街和露天相通。這樣一個的鳥籠似的東西，好些房子都備有的，人們喚做「格子窗」(Gerams)。女人們
坐在那兒縫紉和編織；廚娘在那兒揀她的生菜，女鄰舍們從那兒互相搭訕，在晴和的季節，還因此得到朝
着南邊的街道。人們與外間的世界相習的時候，便覺得自由無碍，藉着這些格子窗，孩子們也可以跟鄰舍
們相通，而在我們對門住的奧克遜斯泰因(Ochsenstein)氏三兄弟——死去的市長留下來的兒子
——也就跟我很要好，同我玩，拿我打趣，無所不至。

我家裏的人很歡喜講種種的滑稽淘氣的故事，這些一向嚴肅孤寂的人們說起這些來很挑惹起我
對牠們的興趣。我現在只舉出我一椿頑皮的故事出來。有一回剛是賣陶器的市集期，家人們不獨買備廚
房要用的東西，而且還替小孩子們買了一些小的炊具食器來給他們玩。有一天晴明的下午，家人們都安
靜地坐在家裏，我帶着我的盤兒鍋兒在格子窗間玩着，既然再玩不出甚麼結果來，我就把一個傢伙拋到

街裏去，牠粉碎得那樣輕脆，我覺得很高興。奧克遜斯泰因兄弟們看見了我怎樣因為這個歡笑，甚至高興到拍起小手掌來，便叫道：「再來一下！」我毫不躊躇地把一個小鍋馬上摔在街石上，他們不斷的嚷：「再來一下！」我就不斷地一個一個的把我的全副盤兒，鍋兒，罐兒，通摔下去。我的鄰舍繼續地喝彩，我極想得他們的歡心。可是，我的傢伙已完全碎了，他們還是老叫着「再來一下！」我一直跑到廚房去，把那些瓦的盤子拿出來，牠們摔起來當然更輕脆好玩；我這樣子跑來跑去，只要我的手能伸到那一排一排擺着食器架上的，我便一個盤又一個盤的端出來，因為這樣子還不夠痛快，我便把我所能夠弄來的陶器，全都摔個乾淨，到後來才有人出來阻止我。這個亂子發生了，拿那麼些破碎的陶器至少換得一個滑稽的故事，特別是那個惡戲的發明者三個孩子一輩子還引為笑樂。

我們本來跟祖母住在一道，她住在後頭外院一個大屋子裏，直接跟前廊相通，我們玩到她的安樂椅旁邊，她病的時候，還一直玩到她的床頭。我記得她像一個精靈似的，一個漂亮，瘦瘠，老是穿着白色而齊整的衣裳的女人。溫柔，和藹，親切，是在我的記憶裏留下的印象。

我們聽說我們住的街道喚做牡鹿窟（Hirschgraben）可是我們既看不見窟，也看不見鹿，所以我們就想知道這個名稱的意思。於是有人告訴我們聽，我們的房子所在的地方，本來是在城外，現在那條街

道在那時是一個坑，養了一些鹿兒。人們所以在這裏飼養鹿兒，因為依照這裏的舊俗，市議會每年要烹鹿公宴，養在這個坑裏就可以隨時供這個節日之用，即使在外頭的王公騎士妨阻了城市的狩獵的權利，甚或敵人們把城市封鎖包圍了也不要緊。這個故事使我們很高興，我們希望這樣一個的養獸窟在我們的時代還可以看見。

我們的房子的後邊，特別是從樓上望下來，臨着渺茫一片的鄰家園圃，綿亘至城牆才止，風景很不俗。可惜從前落在這裏的公共廣場化作私家花園，我們的房子以及幾所位在街角的別的房子，弄到很逼狹。馬市街（Rossmarkt）一帶房子擁有寬落的後院和大的花園，而我們却眼巴巴看着我們的院子與近在咫尺的樂園給一道頗高的牆隔斷了。

在第二層樓上有一個屋子，我們喚它「花園室」，因為我們在那邊窗前種了一些花木，想來彌補沒有花園的缺憾。當我長大起來，那兒是我最喜歡的屋子，縱然不會引起我的傷感，也是使我憧憬的棲留之地。從那些花園過去，越過城牆和壁壘，一片美麗肥沃的原野就在望了。這個原野一直綿亘至赫斯特。夏時我常在這個屋裏念我的功課，等待着風雨的來臨，和總不厭地眺望着那剛映射着我的窗戶的落日。可是，從那兒同時，我看見鄰人在園裏漫步，料理他們的花木，孩子們在那兒玩，因為有伴而玩得高興。我又聽見